

今文尚書考證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善化皮錫瑞

鴻範第十一 周書二

洪範。今文洪作鴻。大傳曰鴻範可以觀度。漢書梅福傳曰箕子佯狂于殷而爲周陳洪範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公。今文惟作維。大傳曰武王勝殷繼

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孫星衍說：此今文說也。書序亦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鴻範。書疏云：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得其實也。按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又考周本紀：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師渡孟津，二月朔，至於商郊，牧野是十二年也。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乃罷兵西。

歸封諸侯箕子之去朝鮮因而封之疑在此時又云武王徵九牧  
之君箕子宜以此時來朝故在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是十三年也  
大傳所說較之周本紀未可非故今文與古文竝存可也錫瑞謹  
案史記宋世家云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不言其何年周本紀以  
爲克殷後二年史公說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蒙文王受命  
之年再期觀兵爲九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一年克殷後二年爲十  
三祀與大傳無不合其不合者宋世家述鴻範畢云於是武王乃  
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則史公以爲陳鴻範後乃封朝鮮與伏  
生以爲封朝鮮來朝乃陳鴻範說異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鴻範  
多古文說此當爲古文說之一漢書五行志曰劉歆曰禹治洪  
水賜籙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  
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曰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  
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劉歆說與書序相近然書序不  
明言作洪範之年歆則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  
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  
年乃遂伐紂克殷曰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曰箕  
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  
至此十三年歆說見漢志僞孔傳用其說故孔疏有受封乃朝不  
得仍在十三祀之疑不知歆說較之大傳史記書序先後皆差二  
年本不足據大傳與史記言陳鴻範封朝鮮先後雖異而言文王

崩年相合則武王克殷之年亦必相合。維十有三祀，自必皆在克殷之後。二年不在釋箕子囚之時，邇書所載孔安國古文說與劉歆古文說異，則歆說不可信。不得據劉歆僞孔以駁伏生史公也。書序所云以箕子歸，或與劉歆說同，或如江聲說爲已而箕子來歸，則與今文箕子受封來朝亦無不合。爾雅釋天云：商曰祀，孫炎注云：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獨斷云：商曰祀，釋名云：殷曰祀，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此周書而稱祀者，左氏傳許氏說文皆引此。經爲商書，儒林傳云：邇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班氏以洪範列微子上，則今文尙書次序或以此篇列微子之前，則此爲商書，故稱祀也。惟十有三祀，今文當作維，匡謬正俗云：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爲惟字，而今文尙書變爲維者，同音通用。厥義無別師古及見石經，揚本是今文尙書本作維也。史記述此篇皆作維。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

敘。今文嗚呼作於乎，惟作維，敘作序。史記宋世家曰：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錫瑞，謹案周本紀曰：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是武王與箕子於陳鴻範之前，嘗有問答之辭，惜不傳耳。說

文云乃難詞也據史公說武王與箕子皆有難言之意故皆曰乃  
言史記於此文及下箕子對曰皆不作乃言者以意改之耳於乎  
下無箕子省文騰作定協作和彛作常攸作所皆故訓字膠東令  
王君碑引經作攸蔡邕司空文烈侯揚公碑曰惟天陰騰下民彝  
倫所由順序段玉裁云騰不訓定疑今文尙書本作質非也。乃  
一作迺嗚呼一作烏嗚攸敘一作迺敘。漢書五行志曰王迺言  
曰烏嗚箕子惟天陰騰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迺敘服虔  
曰騰音陟也應劭曰陰覆也騰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攸所  
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師古  
曰騰音質騰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合其居呂氏春  
秋君守篇云鴻範曰惟天陰騰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注  
曰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案  
師古注與服虔應劭諸家說異而與史記相合蓋本漢儒今文舊  
說王肅注亦云陰深也言天陰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亦與史公  
義合或史公用歐陽說服虔  
應劭高誘皆用夏侯說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

。今文乃一作迺  
洪一作鴻。史記

曰箕子對曰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無我聞二字省文漢志  
曰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應劭曰墮寒也

汨亂也水性流行而繇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  
亂陳五行也華嚴音義引大傳曰汨亂也○一作繇伊鴻水曰陳  
其五行○石經口伊鴻水曰陳其五行帝下屬焉登府說案陞伊  
一音之轉中庸一戎衣注衣爲殷齊人讀殷如衣是古音通也詩  
溱洧箋伊因也史記作禹抑鴻水孟  
子同伊抑亦聲之轉曰卽汨之省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今文洪一作鴻○史記曰

倫所斁徐廣曰斁一作釋裴駰案鄭元曰帝天也天以繇如是乃  
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案畀作從  
疇作等彝作常攸作所皆故訓字徐云一作釋當是燁之譌班固  
典引云彝倫燁而舊章缺與說文作燁合也孫星衍云畀爲從者  
今文尙書恐未可據○乃一作迺不畀作弗畀攸作道○漢志曰  
帝迺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迺斁師古曰帝謂上帝卽天也震  
動也畀與也疇類也九  
類卽九章也斁敗也

繇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今文洪一

序○史記曰繇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等常倫所序  
用故訓與前同趙岐注孟子云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

者也。○乃一作通。攸一作道。○漢志曰：鯀則死，禹通嗣興。天通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此武王問，雜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雜書之意也。又於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極云。凡此六十五字，皆雜書本文所謂天通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是也。漢書敘傳曰：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攸敘。李奇曰：洛書即洪範九疇也。案以洪範即洛書，兩漢今古文說無異。尚書中候曰：堯率羣臣東沈璧于洛，退俟至于下稷，赤光起元龜，負圖出背甲，赤文成字。宋均曰：稷讀曰側，此即禹所受洛書也。云堯率羣臣禹時預焉，論衡正說篇曰：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禹案洪範以治洪水，馬注云：從五行以下至六極，洛書文也。鄭注大傳云：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於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三國魏志：辛毗等奏曰：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皆以爲鴻範。卽雜書。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

○今文敬作羞。○漢書五行志曰：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

古曰羞進也。藝文志曰：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曰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孔光傳：光對曰：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心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

次三曰農用八政

漢志曰次三曰農用八政張晏曰農食之本食

農厚也蓋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案鄭讀農爲穰僞孔訓農

爲厚蓋用鄭義師古又用孔義張晏則從馬王之義未知孰爲今

文陳喬樞云鄭從今文家說然無據漢官解詁曰勉用

八政以勉代農則今文說訓農爲勉廣雅釋詁農勉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紀應劭曰次五曰建用皇極錫瑞謹案漢人引此經

次五曰建用皇極

漢志曰次五曰建用皇極錫瑞謹案漢人引此經

多作皇蔡邕爲陳留縣上孝子狀云建用皇極錫瑞謹案漢人引此經

伊漢中葉皇極不建韓勅碑云皇極之日開母廟碑云皇極正而

降休鄭注大傳云王極或皆爲皇極是日開母廟碑云皇極正而

皇王聲近義皆訓大故今文家或作王或作皇或訓君或訓大五

行志引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釋之曰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

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此用大傳

作皇之本訓皇爲君者也孔光傳光對曰書曰建用皇極皇之不

極是爲大中不立谷永傳曰食地震對曰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

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

徵降而六極至後漢書周舉傳策問曰思協大中蔡邕答詔問災



異曰建大中之道胡公碑曰協大中于皇極宋均注考靈耀曰皇  
大極中也與應劭漢志注同此皆訓皇爲大者也案皇與王雖可  
通用而義則當從五行志訓君蓋王之不極皇之不極必訓爲君  
而後可通若訓爲大之不中則不辭甚矣○今文一作建用王極  
○鴻範五行傳曰爰用五事建立王極又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  
鄭注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  
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爲陰爲陽覆成五行  
經曰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  
天之通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爲政則是  
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爲中  
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錫瑞謙案鄭解王極之  
義甚精則大傳本當爲王極漢志續漢志皆作皇劉昭注云尙書  
大傳作王是也鄭君大傳敘曰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則作  
王極者當是歐陽本班孟堅蔡伯喈皆習夏侯書故漢書與石  
經同作皇極當是張生本史記用歐陽尙書而亦作皇極者案史  
記於王極之傳言獨作王極疑此一篇當皆作王極字其作皇乃  
後人改之而王極之傳言句  
改之未盡故參差不一也

次六曰又用三德

○今文又作艾○漢志曰次六曰艾用三德應  
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師古曰艾

讀曰又石經次六  
日艾用三德下開

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

漢志曰次七日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應劭曰疑事

明考之于著龜師古曰念思也庶眾也徵應也說苑反質篇曰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論衡感類篇曰洪範稽疑則今文亦作稽也王應麟引漢人異字作叩蓋卽說文引書云叩疑乃古文字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史記宋世家亦作嚮而

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史記宋世家亦作嚮而漢書谷永傳引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曰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爲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子雲用今文尙書作饗黠黠黠黠欲初饋則史記漢志皆當本是饗字應劭所據本亦當作饗故注云饗樂今史記漢志正文與應劭注皆淺人妄改之漢紀谷永對策引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同出谷子雲引而與漢書不同此淺人據今本尙書妄改之明證也漢志曰凡此六十五字皆雜書本文史記曰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黠作用五福畏用六極惟有四十三字蓋史公省文大

傳曰建立玉極孔光引經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文與漢志相同則今文尙書作六十五字不作四十三字也釋文引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則謂本文惟三十八字初一日等字皆禹所加蓋古文說異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今文五行上無

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漢志曰經曰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史記全載此篇此五行及下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等字上皆無一二至八九等字。漢志載此篇五行上無一字五事上無二字。食貨志載洪範文八政上無三字。谷永傳引皇極皇建其有極無五字。說文引書云卜疑無七字。石經爲天下王三德無六字。是今古文皆無一二等數目字也。白虎通五行篇曰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親視事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下文引此經曰水位在北方。北方者親視事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下之爲言准也。養物平均有准則也。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陽氣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

爲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何以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者地土之別名也比較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又曰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又曰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釋名曰五行者五氣也於其方各施行也金禁也其氣剛嚴能禁制也木冒也華葉自覆冒也水準也準平物也火化也消化物也亦言毀也物入中皆毀壞也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元命苞曰木之爲言觸也言觸地氣動躍也火之爲言委隨也土之爲言吐言子成父道吐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師古曰爰亦曰也一說爰於也可於其上稼穡也種之曰稼收聚曰穡李尋傳白虎通漢紀引皆作爰蓋皆夏侯尚書五行志引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飾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

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過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  
度妄興繇役日奪民時作為姦詐日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  
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是爲木不曲直又曰棄法律  
逐功臣殺太子日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  
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曰知人則愆能官人故堯舜舉  
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壘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  
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  
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迺信道不篤或耀虛僞講夫昌邪勝正  
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矣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與師衆  
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又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  
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  
室夫媵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  
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  
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  
此則土得其性矣若過奢淫驕慢則士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艸  
木百穀不孰是爲稼穡不成又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  
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  
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  
所日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  
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

酒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  
鐵冰滯澗堅不成者眾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又曰簡宗廟不  
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滅萬物者也其  
於人道命終而形滅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曰收魂氣春秋祭  
祀目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  
神亾不宗事慎其齊戒致其嚴敬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  
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感得其氣  
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遇不敬鬼神政令逆  
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  
稻是爲水不潤下志所引傳曰伏生大傳鴻範五行傳也說曰卽  
歐陽夏侯三家說也藝文志有歐陽說義二篇或卽二篇之說續  
漢志南齊志隋志皆引五行傳大義略同茲不復載白虎通五行  
篇曰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  
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  
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爲萬物母下引此經風俗通引  
書大傳曰火者太陽也與白虎通文意正合則白虎通之說亦本  
大傳漢書律厯志曰太陰者北方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  
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太陽者  
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不火炎  
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

時爲秋秋鞮也物鞮斂乃成孰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  
爲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  
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罔故爲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  
之中經緯通達迺能端直於時爲四季土稼齊蕃息信者誠誠者  
直故爲繩也此以五行配五常也。今文一作土曰稼穡。史記  
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集解馬融  
曰金之性從火而更可銷鑠論衡引此經作土曰稼穡與史記同  
蓋皆歐陽尚書漢書李尋傳尋對曰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  
失其道天下有道  
則河出鬪洛出書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史記曰潤下

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白虎通五行篇曰水味所以鹹

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

乃堅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所以遠生也猶五

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

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主傷成物辛所以傷

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

猶五味以甘爲主也下引此經高誘注呂覽云木味酸酸者鑽也

初應陽鑽地而出與白虎通解同大傳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飲

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書正義云：此章所演凡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爲人用，引此書傳爲證。

###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

。今文五事上無二字。史記曰：五事一

一曰貌，二曰言，說苑修文篇云：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說苑修文篇云：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鴻範陳五事以貌爲首，論衡言毒篇曰：諺曰：衆口鑠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鑠金，金制于火，火口同類也。又訂鬼篇曰：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鑠金，金制于火，火口同謠詩歌爲妖言，王鳴盛云：王充誤以五事之次卽五行之次，錫瑞案古尙書說云：肺火也，肺主音聲，語言與火同氣，故肺屬火，則仲任謂言與火直，其說有本，且仲任專主妖言言之五行傳亦云。言之不從時有詩妖，仲任說與五行傳合，非誤也。

### 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今文五曰思，下多心字。史記漢志皆

思當作五曰思，心說見後五經異義。今文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



金也腎水也許從古文尙書說鄭駁之而說文心部云心人心土  
 藏也腎水藏也則許又以爲火藏肉部又云肝木藏肺金藏也脾土  
 仁故目視肺義故鼻候心禮故耳司腎智故竅寫脾信故口誨是  
 以肝爲木肺爲金心爲火腎爲水脾爲土也白虎通情性篇曰肝  
 木之精也目爲之候肺者金之精鼻爲之候心火之精也耳爲之  
 候腎者水之精雙竅爲之候脾者土之精也口爲之候皆同歐陽  
 今文之說然據此說以五行配五事惟目司視耳司聽口誨爲言  
 乃瑞而可指者若貌與思則無以塙指之攷鴻範五行傳則伏生  
 之說異於是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  
 此伏生以五事配五行之義與古尙書說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  
 水正合而與歐陽說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不同漢儒若董仲  
 舒賈孟劉向劉歆言災異班固志五行鄭君注大傳皆同伏生之  
 義揚子玄數云三八爲木事貌用恭摛肅徵早類爲狂四九爲金  
 事言用從摛又微雨類爲營二七爲火事視用明摛哲徵熱類爲  
 舒一六爲水事聽用聰摛謀徵寒類爲急五爲土事思用睿摛  
 聖徵風類爲牟牟蓋段借爲脊脊字子雲用今文當作容後人改  
 之也漢書天文志曰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火禮也視也金  
 義也言也水知也聽也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知目信爲主貌言  
 視聽目心爲正律麻志曰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

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  
爲信爲思風俗通聲音篇曰商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角  
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宮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  
徵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羽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  
聽漢紀曰木爲貌金爲言火爲視水爲聽土爲思心又曰合之五  
行則角爲木於五常爲仁於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  
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心皆與鴻範五  
行傳合則伏生之說與古尚書說不異歐陽說背其師傳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今文作思心曰容○史  
明聽曰聰思曰睿漢書五行志引經曰思曰容又引傳曰思心之  
不容於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於觀寬也孔子曰居上  
不寬吾何呂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以寬  
訓容明是容字今本作睿誤據志文引傳作睿誤知前引經作思  
曰容亦誤應劭注曰容通也古文作睿正言古文作睿與今文作  
容異今本漢書與注皆誤作睿非容非睿義不可通據漢志作睿  
誤知史記作睿亦誤史公雖於洪範多古文說其字不當作睿也  
今文尚書當作思心曰容鴻範五行傳曰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  
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容當爲睿睿通也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  
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思

心曰土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於土地  
乃動臣下之相帥為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為不寬容  
亦皆為陰勝陽臣強君之異據鄭注則大傳作容鄭以為當作容  
志論從今文作容不寬容則地動鄭從古文作睿不睿通則地動  
其義甚明洪範月令疏引大傳皆改為睿則鄭注豈可通乎司馬  
彪續漢志及晉隋書五行志皆引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  
續漢志又云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荀悅漢紀云土為思心  
思心曰容容作聖高誘戰國策注引五行傳亦曰思心之不容是  
謂不聖所引傳皆不誤春秋繁露五行事篇云五日思思曰容  
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說苑君道篇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  
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  
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  
下理矣書曰容於讎作聖皆與伏生義同錢大昕說容與恭從聰  
為韻康成以為字之譌破容為睿晚出古文因之未必鄭是而伏  
非說文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也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  
能察秦誓云其心休焉其如有容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眾我  
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乃道  
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眾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  
能容雜孟子以仁為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視主明聽主聰而思

獨主容若睿哲之義  
已於明聰中該之矣

恭作肅從作父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今文父作艾哲作哲睿作睿○史記曰恭作肅從

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史公艾爲治哲爲智以故訓代之漢志曰恭作肅從作艾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案今文尙書當爲容作聖說見前鴻範五行傳曰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鳴時則有下體生於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沴木次二事曰言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蟲之孽時則有犬厥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惠厥咎茶厥罰常與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保蟲之孽時則有羊厥時則有目病時則有赤管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厥時則有耳病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忍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黃眚黃祥維木金水沴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天下莫不肅矣從作父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

作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聽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據董子說則此經古義兼上下言之或謂肅艾庶謀聖專屬君身言之或謂恭從明聰容屬君肅艾庶謀聖屬臣說殊泥王引之說恭與肅從與明與哲皆與聖義並相近若以謀為謀事則與聰字義不相近斯為不類矣今案謀與敏同敏古讀若每謀古讀若媒竝見唐韻正謀敏聲相近故字相通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曰敏或為謀是其證也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聰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則不敏若以為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始明伏生解聰以謀為敏正與經旨相合而董劉馬鄭諸儒以謀為謀事胥失之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今文八政上無三字○史記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大傳云八政何以先食傳曰

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漢書食貨志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藝文志曰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王莽傳曰民以食為命以貨為資是以八政以食為首後漢書章帝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論衡議曰篇曰人道所重

莫如食急故入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後漢紀馬融對策曰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爲首周禮九職以農爲本

三曰祀史記曰三日祀漢書郊祀志曰洪範八政三日祀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神明也公羊定八年傳解詁曰祀者無已

長久之辭說文祀祭無已也

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史記曰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

寇七曰賓八曰師集解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士以居民司寇主誅寇害鄭元曰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師掌軍旅之官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又曰兵家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麻數今文五紀上無四字。

史記曰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麻數集解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元曰星五星也白虎通四

時篇曰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爲一歲也又日月篇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

比天爲陰故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引含文嘉曰計日月右行也刑德放日月東行又日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

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引咸精符曰三綱之義日  
爲君月爲臣也又曰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  
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二八十  
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日月三日而成魄  
三月而成時又曰所以名之爲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  
一夜適行一度一日夜爲一日剩復分天爲三十六度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皆千里也大傳洪範傳曰晦而月  
見西方謂之朏朏則侯王其茶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  
侯士其肅漢書李尋傳曰月者眾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也  
劉向洪範傳曰日者羣陽之宗也又曰日天之象君父夫兄之類  
中國之應也明王之踐位羣賢履職天下和平黎民康寧則日雁  
其精月揚其景耀又曰日之爲異莫重於蝕故春秋日食則書之  
也日食者下陵上臣侵君之象也日蝕衆者其亂衆稀者亂亦稀  
尙書考靈耀曰日合天統月合地統又曰歲星得度五穀熟人民昌史記  
順行甘雨時鎮星得度地無災太白出入當五穀熟人民昌史記  
天官書曰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羸縮有度說  
苑日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察變之動莫著乎五星開元占經引  
洪範五行傳曰歲星者於五常爲仁恩德孝慈於五事爲貌威儀  
舉動仁虧貌失逆春令則歲星爲災雖主福德見惡逆則怒爲殃  
更重又曰田獵不當飲食不享出入不時及有奸謀則歲星逆行

變色熒惑於五常爲禮辨上下之節於五事爲視明察善惡之事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則熒惑爲旱災爲饑爲疾爲亂爲死喪爲賊爲妖言火怪也填星者於五常爲信言行不二於五事爲思心寬容受諫若五常五事皆失填星爲變動爲土功爲女主爲山崩爲地動太白者西方金精也於五常爲義舉動得宜於五事爲言號令民從義虧言失逆秋令則太白爲變動爲兵爲殺辰星北方水精也於五常爲智亂糧貪道於五事爲聽不惑是非智虧聽失逆冬令則辰星爲變怪爲水災爲四時不和案漢人言星多主五星史記集解引鄭元曰星五星也當與今文義合又引馬融曰星二十八宿疑非也漢書律曆志曰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終於婺女七度元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終於危十五度諷嘗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鶩蠶終於奎四度降婁初奎五度雨水申婁四度春分終於胃六度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中昴八度清明終於畢十一度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終於井十五度鷄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終於柳八度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終於張十七度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終於軫十一度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終於氐四度大火初氐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終於斗十一度霜降終於尾九度析木



王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  
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九十八度奎十六箕十二胃十四  
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  
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百一十二度又曰周武王訪箕子箕子  
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麻法孟康曰虞月日星辰是爲五紀也  
文志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  
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麻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  
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  
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  
其術皆出焉釋名曰歲越也越故限也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月缺  
也滿則缺也星散也列位布散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其有極無上五字漢書谷永傳引經同。今

文一作王極王建其有極。大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  
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  
厥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漢志引傳  
同惟王作皇眷作既爲異又釋傳云皇君也極中建立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蔡邕答  
詔問災

異引經作敷蓋夏侯尙書與歐陽本異。○今文敷一作傅汝作女  
惟作維。○史記曰敘時五福用傅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  
錫女保極集解馬融曰當敘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以其能敘  
是五福故衆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鄭元曰錫汝保極者又賜  
以守中之道蔡邕答詔問災異曰建大中之  
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教也。下引此經。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今文無作母惟作維。○史記曰凡厥庶

民母有淫朋人母有比德維皇作極。○今文一作無有淫朋人無  
有比德。○石經凡厥庶民無有淫口人無有下關段玉裁說按本  
篇母偏母黨字作母如此兩無有字作無最  
有分別古文尙書則皆作無史記則皆作母。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

史記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  
有守女則念之集解馬融曰

凡其衆民有謀有爲有所執  
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趨舍也。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熒獨而畏高明。

○今文罹作離汝作  
女惟作維無虐熒獨

作母侮鰥寡。○史記曰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子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母侮鰥寡而畏高明集解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按史記康作安攸作所皆訓故字母侮鰥寡今文尙書也列女傳楚野辯女篇引周書曰母侮鰥寡而畏高明。○一作不叶于極不麗于咎又曰母侮矜寡而畏高明。○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又曰母侮矜寡而畏高明。○古文協今文中亦有古字麗離同義矜鰥古通用皆三家異文。○一作無侮鰥寡。○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詔賜高年鰥寡孤獨帛一匹引經曰無侮鰥寡母作無亦三家之文不同。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今文邦作國。○史記曰人

其昌石經口口口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下國許冲進說文上書曰殊莩異衡王教一耑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書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一作使脩其行國乃其昌。○潛夫論思賢篇云書曰人之有能有為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段玉裁說按循蓋脩之誤字之誤也脩蓋羞之誤聲之誤也錫瑞謹案漢人隸字循脩祇爭一畫故多互譌段以循為脩字之誤是也以脩為差之誤則未必然李尤靈臺銘云人脩其行而國其昌正作脩字若

諷必不皆譌蓋三家異文有作脩字者王節信依用之今作循則後人傳寫之譌耳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

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今文汝作女弗作不無作毋于其無好下無德字○史記曰凡厥

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鄭元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為女用惡謂為天子結怨于民王念孫說于其毋好句絕與下用咎為韻案鄭君以于其無好女為句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荀子

修身篇引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勝私欲也又天論篇引書亦作無○今文無一作母○史記曰毋偏毋頗遵王之義毋有作好遵王之道毋有作惡遵王之路集解馬融曰好私好○無有一作無或○呂氏春秋貴公篇洪範曰無偏無頗遵王之誼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注曰誼法也或有也好私好也私好鬻公平于曲惠也作惡擅作威也案高誘習今文尚書注呂氏春秋不言其與尚書同異則今文尚書當有作無或之本也潛夫論釋難篇曰無偏

無頗親疎同也案無陂今古文皆本作無頗唐時矣改之。一作遵王之素。孔彪碑曰無偏無黨遊王之素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碑云無偏無黨石門頌云無偏蕩蕩是三家異文亦作無也漢書

王莽傳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呂氏春秋曰昔先聖王

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嘗試觀於上志有天下者眾

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

無偏無黨。今文無一作母。史記曰母偏母黨王道蕩蕩母黨

母偏王道平平母反母側王道正直集解鄭元曰黨朋黨馬融曰

反反道也側傾側也石經口口口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亦作母。

無一作不平平作便便。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云書曰不偏不

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便一作辨錫瑞謹案堯

典平章史記作便章鄒誕生本作辨章平秩史記作便程大傳作

辨秩是古文作平今文作便。詩采菽平平左右釋文引

韓詩作便便韓詩今文毛詩古文亦今文作便便古文作平平之

一證史公用今文當作便便宋世家作平平豈亦洪範古文說之

一歟說苑至公篇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是三家異文亦作不

方朔傳朔上壽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是三家異文亦作不

與墨子兼愛引  
周詩作不字合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

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今文皇作王敷作傳彝作夷訓作順史記曰會其

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傳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集解鄭元曰會其有極謂君也當聚會有中之人以為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大大中而常行之用是訓天下於天為順也凡厥庶民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江聲王鳴盛說篇中皇極字大傳皆作王極文記皆作皇極而惟此一處獨作王極則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據馬注王不連極為義自當從史記作王極錫瑞謹案史記作王極與大傳合他處皆作皇極疑後人改之此則改之不盡者非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義也王極字三家異文或作皇而其義皆當訓君蓋必訓君而皇之不極乃可與貌之不恭言之不從視之不聽之不聰思心之不容文義一律也班志作皇而訓為君馬本蓋亦作皇而訓為君者故王不連極為義而以王極與庶民極對



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又滅國上篇云王者民之所往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史記曰三德上一無六字。一曰剛克三曰柔克石經口爲天下王三德一

曰正直二下關三德上無六字與史記同

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今文弗

內潛作漸。○史記曰平康正直疆不友剛克內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段玉裁說古內入通用入變同部此今文尙書所以作內也。錫瑞謹案漢書谷永傳永說王音曰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疆據子雲說則今文家以三德爲德性克爲自治其性不爲治人漢書敘傳曰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孟堅亦以柔克爲言君德後漢書梁統傳統上疏曰文帝寬惠柔克又鄭興傳興上疏曰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采廣謀納羣下之策後漢紀引興疏云願陛下留神寬恕以崇柔克之德以柔克屬君德克爲自克之義與班氏合趙壹疾邪賦曰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慎令劉君碑云於惟君德忠孝正直



至行通洞高明柔克亦以剛克柔克爲德性皆今文義也應劭注五行志艾用三德云謂治大中之道用三德則三德自當屬君德馬鄭乃以此專屬人臣又探下文作威作福之意以沈潛爲賊臣高明爲君子古文異說殊乖經旨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

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今文惟

作維無作毋僻作辟○史記曰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臣母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集解馬融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鄭元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珍美也案漢人引書皆先威後福史公獨先福後威或三家之文不同或亦洪範古文說之一歟漢武帝封廣陵王策引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亦先福後威○一作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後漢書荀爽傳爽引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又第五倫傳倫上疏曰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楊震傳震上疏曰書曰臣無有作威作福玉食又蔡邕傳答詔問災異八事曰書曰惟

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高誘戰國策注引書曰无  
有作威作福。一作臣凶有作威作福凶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  
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漢書王嘉  
傳嘉奏封事曰臣聞箕子戒武王曰臣凶有作威作福凶有玉食  
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  
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  
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  
王躬履此道隆及成康又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曰書曰臣之有  
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王商傳張匡對曰竊見丞相商  
作威作福後漢書李固傳馬融誣奏李固曰作威作福莫固之甚  
又袁楮傳楮上疏曰而臣作威作福張衡傳衡上疏曰威不可分  
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書之所誡隋梁毗論楊素封事曰  
志將濟傳濟對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所誡隋梁毗論楊素封事曰  
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臣之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是  
所據之本猶有先威後福者漢書敘傳曰侯服玉食敗俗傷化張  
晏曰玉食珍食也陳咸傳曰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  
又注王嘉傳曰玉食精好如玉也。一作而凶于而國。石經口  
口口口家而凶于而國人用口頗辟下關王肅注云必滅家復害  
其國是因家而連及  
國肅亦用今文義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今文稽疑上無七字。○史記筮無七字。白虎通著龜篇曰卜赴也。爆見兆也。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今

史記曰曰濟曰涕曰霧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忒。○衍忒集解曰涕尚書作圃徐廣曰涕一曰洩霧一曰被鄭元曰五占之用謂雨濟圍霧克也二衍忒謂貞卦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剛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色不釋鬱冥其也克者如履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正也外卦曰卦卦之言悔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忒也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團孔安國曰氣路驛連續今此文作涕是涕泣亦相連之狀霧音蒙霧與蒙亦通錫瑞謹案論衡辨崇篇曰故書列七卜則王仲任以七卜二字連讀當讀凡七卜句五占之用句二衍忒句史公與王仲任皆用歐陽尚書其說多同則史記亦當以七卜連讀鄭云卜五占之用句讀稍異陳喬樞云鄭從今文家說故句讀與史記同非也。○今文一作曰團

○案今文尙書亦作圍詩齊風鄭箋云古文尙書以弟爲圍正義曰古文尙書卽今鄭注尙書是也無以悌爲圍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圍注云圍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圍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圍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圍於古文則爲弟故云古文尙書以弟爲圍今定本云悌古文尙書以爲圍更無弟字義得竝通陳壽祺說賈定弟爲圍猶定難爲烏皆從今尙書然於經不改爲難而改弟者弟則字奇而義迂不如今文作圍爲順賈逵奏定尙書必已改弟爲圍鄭君因之故詩齊風正義史記周本紀集解索隱引鄭本尙書周禮太卜注引洪範竝同作圍依賈所定從今尙書也說文弟六口部引商書曰圍句圍者升雲半有半無圍者以下釋書之詞當卽本其師賈待中說定從今尙書也段君若膺謂今文尙書作悌古文尙書作圍詩箋悌爲圍之上傳寫妄增以字其言無據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史記曰立時人爲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集解

鄭元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案史記爲字蓋用故訓漢書郊祀志匡衡奏云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所引無之字蓋省文白虎通著龜篇曰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

人士三人又尙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白虎通前一說以爲天子至士占卜者多少各有等差後引尙書又別一說以爲天子至士同用三人也。今文一作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公羊桓二年傳何休解詁引尙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或卽引解詁或文志攷引漢人文字異者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或卽引解詁或別有所據皆未可知。劭公習今文說則三家異文有作三人議者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史記曰女則有大疑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白虎通著龜篇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尙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著龜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精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尙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著龜何此天地之間專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爲言久也著之爲言耆也久長意也說苑權謀篇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于著龜白屋之士皆闕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漢書藝文志云著龜者聖人之所用

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論衡卜筮篇曰洪範稽疑卜筮之  
夢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潛夫論潛歎篇曰書云謀及乃心謀  
及庶人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眾亦不必專已後漢書胡廣傳  
廣上疏曰書載稽疑謀及卿士國有大政必諮之於故老又盧植  
傳植規竇武曰書稱謀及庶人此皆兩漢今文說也王逸楚辭招  
魂注云尙書曰決之著龜段玉裁說按此今文尙書句也當在金  
滕洪範等篇今不可考矣又按此用大傳說大誥天下從然後加  
之著龜也古多以傳系諸經者謹案段氏後說是也經屢言卜筮  
不應此文獨異史記漢書白虎通論衡引經皆作卜筮則史公班  
孟堅王仲任所據今文無作決之著龜者未可據王叔師所以  
爲謀及卜筮之異文也。今文一作謀及庶民。石經曰曰乃心  
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周禮鄉大夫注鄭司農云洪範所謂謀及庶  
民又小司寇注鄭司農云書謀及庶人段玉裁以下文四言庶民  
此作庶人爲誤案史記白虎通潛夫論皆作庶人或亦三家之文  
不同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史記曰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

民從是之謂大同潛夫論卜列篇曰且聖王之立卜筮也  
不違民以爲吉不專任以斷事故洪範之占大同是尙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今文身上子上並多而字。史記曰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蓋今文尙書多兩

而字也李愔說子孫其逢句絕與上文從同爲韻馬云逢大也是也錫瑞謹案漢書王莽傳曰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班固典引曰逢吉丁辰景命也潛夫論夢列篇曰乃其逢吉天祿永終金滕篇乃并是吉今文尙書作乃逢是吉論衡卜筮篇云公曰乃逢是吉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則今文尙書以逢吉逆讀爲義不以逢字絕句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

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

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史記曰女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集解鄭元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洪範五行傳曰龜筮共違于人神靈不佑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

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今文無八字作庶徵曰雨曰暘曰奧曰寒曰風五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

廡一極備凶一極凶。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奧曰寒曰風五是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籒庶一極備凶一極備凶。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奧曰寒曰風。日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籒庶一極備凶一極備凶。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奧曰寒曰風。五者來備爲後人誤改當作五是來備書正義引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與火氣也寒水氣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鄭此注皆本五行傳爲解是用今文說也。一作五氏來備。後漢書李雲傳雲上書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章懷太子注云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是來備。賡賦各以其序。庶草籒庶是與氏古字通耳。又荀爽傳爽對策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籒咸備各以其敘。章懷注云籒是也。史記曰五是來備各以其序也。此二條可據以證今本史記之誤。段玉裁說曰時五者來備凡六字此古文尙書也。五是來備凡四字此今文尙書也。李雲荀爽皆用今文尙書非用史記也。曰時五者來備六字一句時是也。曰是五者今文約之云五是。韓說氏者是之。段借籒者是之。轉注也。史記本無曰時二字而裴駟集解妄引孔傳云五者各以時



與正文不相應於是或增五是二字爲日時五者四字後漢書律  
厯志尙書令忠上奏曰五是以備。草一作少廡一作蕪。隋書  
志引尙書考靈耀曰璇璣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草蕃蕪  
而百穀登萬事康也漢書谷永傳曰五徵時序庶少蕃滋班固靈  
臺詩曰庶卉蕃蕪蓋亦夏  
侯尙書與歐陽本不同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時風若

○今文又作艾暘作陽哲作哲煥作奧。史記曰曰休徵

時風若史公艾作治哲作知用故訓字暘字與上文作陽不畫一  
疑後人改之漢志續漢志引大傳五行傳皆作陽今本大傳作暘  
亦後人改之也漢書五行志云休徵曰肅時雨若艾時陽若哲時  
奧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孟康曰善行之驗也應劭曰居上而敬  
則雨順之君政治則陽順之哲明也又王莽傳莽策羣子曰歲星  
司肅東嶽大師典致時陽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  
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貌  
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申戒厥任欲使  
雨澤以時也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智也厥罰常奧奧暑也言之  
不恭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

圖也厥  
罰常寒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

史記曰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漢人恒多作常

雨若大傳以爲貌之不恭之咎漢志曰人君行己禮貌不恭怠慢  
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  
故其罰常雨也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  
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莅不嚴臣下輕嫚貴倖擅權陰氣  
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王鳴盛說庶徵雨乃貌不恭而劉向以  
爲卽大水旣以恒雨爲大水當貌不恭之罰則貌改屬木矣錫瑞  
謹案王說非也漢志曰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  
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也兌在西方爲秋爲金也離在  
南方爲夏爲火也坎在北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  
是曰金木之氣易曰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  
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  
傷常與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  
德班氏引此在劉歆貌傳之前當是劉向之洪範五行傳班氏云  
夏侯始昌夏侯勝許商其傳與劉向傳同則卽非劉向之傳向傳  
亦當與此不異據此傳則劉向亦以貌屬木未嘗改屬水也

曰僭恆暘若

○今文暘作陽。史記曰：僭常暘若。漢志曰：僭恆

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論衡言毒篇曰：言之咎徵僭恆暘若。僭者奢麗故蝮蛇多。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暘若。則言不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後漢書周舉傳舉變告對曰：書曰：僭恆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又楊震傳震上疏曰：書曰：僭恆暘若。注曰：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也。

曰豫恆煥若

○今文豫作舒煥作奧。史記曰：舒常奧若。漢志

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呂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奧也。論衡寒溫篇曰：洪範庶徵曰：急恆寒若。舒恆煥若。順煥溫恆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煥順之又云。洪範曰：急恆寒若。舒恆煥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荀悅漢高后紀曰：人君急則日暑進而疾舒則日暑退而緩。故曰：急恆寒若。舒恆煥若。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曰：按典謨：急恆寒若。舒恆煥若。案王仲任荀仲豫鍾元常引經皆先寒後煥。疑亦三家尚

書之異文。豫一作茶。大傳作茶。茶與舒通。攷工記弓人斲目必茶。鄭眾注茶讀爲舒。玉藻諸侯茶。鄭注茶讀舒。遲之舒。

曰急恆寒若

史記曰曰急常寒若大傳以爲聽之不明之咎。漢志

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迫促故其罰常寒也。

曰蒙恆風若

今文蒙作霧。史記曰曰霧常風若。漢志曰霧恆風若。應劭曰人君設齋鄙吝則風不順之也。霧字漢

志續漢志引大傳作霧。文獻通考引大傳作雲。宋書隋書作霧。皆三家異文。實一字也。大傳以爲思心之不容之咎。漢志曰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雨早寒與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洪範傳曰政恃德。德厭風發。屋折木。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今文王省上無日字。省作省。惟作維。史記曰王省維歲。卿

士惟月。師尹惟日上。無日字。集解馬融曰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馬訓爲省察之省。是省與省通。大傳曰二月三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案鄭注引

子駿傳與伏傳義不合詳見所著尙書大傳疏證漢書外戚傳曰正月於尙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用正月維王極是司之義五行志李尋引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今文無作母乂作

艾俊作峻。史記曰歲月日時母易百穀用成治用明峻民用章家用平康艾作治故訓字樊毅修華嶽廟碑艾用昭明段玉裁說文選李善注云尙書峻民用康辣切躑是峻與俊同錫瑞謹案史記作峻疑與俊字之義不同樊毅修華嶽廟碑云稽民用章崔駰司徒箴云齊人用章蔡邕陳留太守行考城縣頌曰勸茲稽民疑三家尙書異文有作稽民用章者周禮籥章以樂田峻鄭司農注田峻司嗇今之嗇夫也是峻與嗇義近或今文尙書本作峻而訓爲稽民漢人以故訓字代經亦未可知峻民用章蓋卽烝我髦士

義之

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宣

○今

文又作艾俊作駿。史記曰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治用不不明駿民用微家用不宣書正義引鄭云所以承休故各附之

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今文惟作維○史

記曰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集解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漢書天文志曰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日月人畢則將相有呂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日月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日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谷永傳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鹽鐵論論菑篇曰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荀悅漢紀曰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

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爲風畢星爲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畢星則多雨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風俗通祀典篇曰謹案周禮以禋燎祀風師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滄沱矣。一作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荀悅漢高后紀引洪範曰暑四字非荀語蓋今文尙書多此四字也案開元占經引洪範五行傳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有寒暑若其失節暑過而長則爲寒退而暑短則爲燠人君怠則暑進疾而寒舒則暑退遲而燠故曰舒燠急寒占經所引五行傳當亦出於劉向劉歆其言暑長暑短則有寒燠與漢天文志合蓋皆夏侯尙書之說夏侯木多此四字歐陽本無之故史公與王仲任所引皆無此四字也書正義引鄭云中央土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東方木宿木克土土爲妃尙妻之所好故爲風也畢西方金宿金克木木爲妃尙妻之所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輿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史記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論衡明季篇云

離從也又咸虛篇云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

復發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  
之好惡也又說日篇亦引此經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文○今

福上無九字○史記曰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漢志曰視之不明其極疾順之其福曰壽聽之不

聰其極貧順之其福曰富言之不從其極憂順之其福曰康寧貌

之不恭其極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思心之不容其極凶短折順

之其福曰考終命皆本大傳爲說李尋傳成帝詔曰蓋聞尙書五

日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麻定紀數如

甲子也鄭寬中習小夏侯尙書以授成帝此詔所引蓋小夏侯異

說與洪範義不合元帝紀初元二年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

風雨時日月星光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成帝紀鴻嘉二年詔

曰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黎庶樂業咸以康寧此今文尙

書以五福爲德化所致兼天下臣民而言也中論天壽篇曰壽有

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

澤之壽也後漢書楊賜傳曰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一

作一曰富○說苑建本篇云河間獻王曰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

士女所以佼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尙書五福以富爲

始孫星衍說據此今文尙書爲一曰富也一日富則當云二曰壽



矣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故今文以爲五福之始案獻王與史公同時其時尙書惟有歐陽史記所載之文與獻王說異豈後人改之歟釋名云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

史記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大傳以爲思心之不

人曰凶禽獸曰短少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孫星衍說此今文說也今文以爲君行失中則有人物夭折之

咎故以禽獸神木及兄喪弟父喪子爲說言其咎延於民物也

二曰疾

史記曰二曰疾大傳以爲視之不明之應漢志曰奧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其極疾也

三曰憂

史記曰三曰憂大傳以爲言之不從之應漢志曰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

四曰貧

史記曰四曰貧大傳以爲聽之不聰之應漢志曰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潛夫論讚學曰箕子陳六

之憂耶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極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

五曰惡

史記曰五曰惡大傳以爲貌之不恭之應漢志曰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軌竝作故其極惡也一日民多被刑或

形貌醜惡亦是也錫瑞謹案班志兩說並列當以前說爲正今文說以惡爲攸好德之反前說謂姦軌並作故其極惡正與民皆好醜惡恐無是理且形貌醜惡亦不宜列於六極鄭君注與僞孔傳皆從其後一說似不若從班志

六曰弱

史記曰六曰弱大傳以爲王之不極之應漢志曰易曰亢

君有南面之尊而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鄭崇傳崇謙曰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凶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潛夫論德化篇曰德政加於民則多濬暢姦好堅壘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痿疴病夭昏札瘥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誠大矣漢人說此經以五福六極爲政化美惡之應書正義引鄭云書傳凶短折思不容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王不極之罰反此而云三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宜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錫瑞謹案鄭注與班志惟聽聰則致富義同其餘義皆不合班志傳自夏侯始昌皆本伏生五行傳爲說當得其真鄭以古文睿宇改今文不盡用伏生之說疑並以己意改易其次序未可據

依陳喬樞云鄭此注皆依伏生書傳爲解全不辨其異  
同失之甚矣孫星衍以爲鄭說俱遜於今文說是也

受業

桂  
夏承慶  
授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二

善化皮錫瑞

大誥第十二 周書三

大誥伏生尙書大傳以大誥列金縢前史記周本紀曰初管蔡

強葆之中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魯世家曰成王少在

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

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

以告我先王大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

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

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

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

王若曰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依周書作大誥曰惟居攝二年十月

也大傳曰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疑周公居位卽居攝也

史公說以周公作大誥在踐阼攝政之後故可稱王鄭注云王謂

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鄭言居攝之年與史記大傳  
先後皆異而以王爲周公攝天子之綬寡天子之冠負辰南面而朝諸  
尙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寡天子之冠負辰南面而朝諸  
侯仲任所引卽三家尙書說然則史公云周公奉成王命與師東  
伐作大誥亦史臣推原周公本意而言周公當時既權代王不必  
言奉成王命也周公攝王見於逸周書明堂解禮記明堂位荀卿  
子書兩漢今古文家皆無異義後人乃謂周公無攝王事用王肅  
僞孔謬說以王爲稱成王皆陋矣不足辨孫星衍說若謂是周公  
述王命以告則當如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或如多士先  
言周公告乃復言王若曰今此文不然則是王卽周公矣  
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今文猷大誥作大誥猷。莽誥云大  
士御事應劭曰言曰大道告於諸侯以下也御事主事也錫瑞謹  
案莽用今文釋猷爲道則猷字在諸下釋文云馬本作大誥爾  
多邦書疏云鄭本猷在誥下釋曰釋道也方言曰猷道也釋猷  
二字同訓爲道是馬鄭與莽所用今文義同據應劭注當以猷字  
置誥字之上與莽誥之文不合恐非其義或又據爾雅釋於也謂  
馬本大誥爾多邦其義當爲大誥於爾多邦茲據莽誥易猷爲  
道則今文說以猷爲道不以猷爲於也鄭注曲禮箋詩思齊皆引  
書曰越乃御事正義曰大誥文則經本作越乃今作越爾傳寫誤

耳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今文弗作不制作喪。莽詁云不弔天降喪于趙傅丁董師古曰不弔

言不爲天所弔閔降下也案莽詁無不少延三字蓋省之下云洪惟我幼冲孺子則今文不連延洪二字爲義或當如馬鄭王諡不少延爲句也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厥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

天命

○今文弗造者作不遭格作往。莽詁云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無疆大厥服事于未遭其明愆能道民於安况

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冲稚也大思幼稚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厥服行故事于莽自稱也道讀曰導錫瑞謀案師古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蓋爲謙辭也道讀曰導錫瑞謀案師古注義多與僞孔傳異或亦襲用服應諸家舊注本三家今文遺說也此訓洪爲大洪大皆語詞無實義與多方洪惟天之子命義同孫星衍據鄭注康詁乃洪大諸治云周公代成王詁以爲此亦代成王之詞多方洪惟天之命孫又訓洪爲逆經同訓異義皆失之造今文尙書作遭格知天命之格莽詁用今文作往

已于惟小子若涉淵水

○今文已作黜。莽諸云照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照歎辭段玉裁說此今文

尙書也皆卽今之嗜字

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

○今文作予惟往求朕攸濟奔傳前人受命。莽諸云予

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傳讀曰附王念孫說師古以奔走屬上讀案奔走二字與涉水義不相屬當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爲句此效經文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爲句奔與賁傳與敷古字通用此效經文之敷賁敷前人受命也莽大諸皆用今文尙書疑今文無上數字但作奔傳前人受命而莽以奔爲奔走傳爲傳近亦用今文說也錫瑞謀案王說是也漢書武帝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三國魏志潘勗作策命魏公曰若涉淵水非君攸濟今文於濟字絕句則下當以奔傳前人受命爲句謂奔走以傳近奉承前人所受之命也

茲不怠大功予不敢閉予

○今文閉作比下無于字。莽諸云予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師古曰前人謂周

公段玉裁說此卽經之茲不怠大功予不敢閉也又曰天降威明用宣帝室遺我居攝寶龜此卽經之天降威用宣王遺我大寶龜

也其字句解說今文家與古文家絕異閉字疑今文尙書作比于  
宇今文尙書無之錫瑞謹案段說是也或疑于字有閉字之上當  
作不敢于閉或疑于乎古通用于不敢閉于即于不敢閉乎說皆  
非是師古云前人謂周公亦非莽意莽云于豈敢自比於前人乎  
承上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而言前人當即謂高皇帝莽自謂  
不敢比高皇帝也周自文王受命則前人所受命必謂文王推今文  
家之意亦必以爲周公云傳近奉承文王所受命于不敢比于文  
王也此蓋公自明攝位不敢即真之意今文家義殊勝若如師古  
之說莽不敢比前之周公  
所謂比又將比前之何人耶

天降威用宣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卽命

莽語云天降威明用宣  
帝室遺我居攝踐詐如周公故

皇太后以丹石之符通紹天明意紹于卽命居攝踐詐如周公故  
事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孫星衍說按釋詁云威則也則者法  
也言天降明法於靈龜以宣王室前漢人用今文之美如此命  
者大命漢書作卽命居攝踐詐則此言周公攝王以卽大命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

故東郡太守翟義擅興師動眾  
今文靜作靖。莽語云反虜

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曰者述翟義之言云爾也  
西土謂京師也言在東郡之西也錫瑞謹案郝廓衛在鎬京之東



亦當以鎬京爲西土莽以曰爲翟義之言則今文家說經亦必以  
日爲管叔羣弟之言謂羣叔流言云西土鎬京有大難也大難蓋  
指公將不利  
于孺子之事

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是動履鄉侯信誕敢紀祖亂宗之序

師古曰誕大也孫星衍說紀蓋今文作况形相近錫瑞案據莽  
詁則越茲蠢殷小腆六字作一句今文家說如是則越茲蠢連  
上文爲義莽謂翟義造爲西土有大難之言於是動履起兵之  
意則今文家說經亦必謂管蔡造爲西土有大難之言於是動武  
庚作亂之心也莽云管蔡挾祿父曰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  
是以翟義比管蔡劉信比祿父也近人讀大詰斷句皆誤遂於莽  
所引今文皆  
不得其解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今文統作皆

莽詁云天降威遣我賣龜固知我國有皆災使民不安是天反  
復右我滿也師古曰皆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遣龜者知國有災  
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皆讀與疵同右讀曰祐命據說據  
此則于復反鄙我周邦七字當作一句蓋今文家讀如此日與上

文卽命曰同乃天段寶龜以告也復反猶反復也語有倒順耳部  
當作鬲說文向部鬲音也書部青愛清也鬲爲青卽爲愛清故序  
詩說文同在古音弟一部是其音亦相近也予者設爲天之言與  
詩子懷明德同子復反鬲我同邦者蓋愛之甚則必反復之詩蓼  
莪篇願我復我鄭箋曰復反復也卽可以說此經矣錫瑞謹案命  
說是也惟以上文卽命曰爲天假寶龜以告之詞則與莽語用今  
文義以卽命爲居攝踐阼日字爲述翟義之言皆不相合茲節取  
其義

今蠡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宥武圖功。

○今文獻作儀莽語云粵其

間日宗室之僞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子敬以終於此謀繼嗣  
圖功孟康曰翟義反書上間日也民之表儀謂賢者師古曰我用  
此宗室之僞及獻儀者共圖謀國事終成其功段玉裁說孟此注  
釋儀字而已非釋獻也若班書本有獻字則孟注當云民獻儀民  
之賢者可爲表儀不當先訓儀而云謂賢者此大誥多依今文必  
作民儀九萬夫獻字必系用古文改儀字遂致兩存而小顏不辨  
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云民儀轉慕此用今文尙書民  
儀二字也可知翟義傳獻字乃後增矣翼莽作敬今文家說也錫

瑞謹案大傳曰民儀有十夫段說是也襄云今蠶今翌日五字難  
通據莽詰則今文尙書疑有異惜其說不可攷予翼以下據莽詰  
則今文尙書疑多一終字後漢書  
蔡邕傳注引靈帝制曰救宐我人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子

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般逋播臣

莽詰云我有大事休于卜并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

守諸侯相令長曰子得吉卜予惟目汝于伐東郡厥鄉逋播臣師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是爲美也逋亾也播喪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

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

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今文邦作國。莽詰云爾國君或者

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爾等國君或有言曰禍難既大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爲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段玉裁說然則今文家越予小子考句絕其訓則管叔及羣弟皆王之諸父故云考也

王害不違卜肆子冲人永思艱日嗚呼允齎鯀寡哀哉

下文無害字

嗚呼作烏序。莽詁云帝不違卜故子爲冲人長思厥難日烏序信義所犯誠動鯀寡哀哉師古曰卜既得吉天命不違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錫瑞謹案據莽詁則今文尙書不違卜之上無害字莽詁於尙書王宮宣王等字皆易王爲帝字蓋以周稱王而漢稱帝此文易王爲帝其義當同師古以帝爲天帝非是今文家以王不違卜故子爲冲人永思艱二句相連爲義故字卽承王不違卜言之據莽詁則今文尙書肆子下疑多一爲字

子造天役遣大投艱于朕身越子冲人不叩自恤

恤。今文造作遭。恤作卹。莽詁

云子遭天役遣大解難於子身以爲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遣我而令身解其難故我征伐以爲孺子除亂非自憂己身也錫瑞謹案據莽詁則今文從遺字絕句周公自言爲天所役使留遺也投艱今文訓爲解難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子曰無茲于恤不可不成乃窻

考圖功

今文邦作國。莽詁云子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云云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錫瑞謹案莽

用泉陵侯上書令其行天子事以擬經文則今文尚書必以此爲周公設爲困君慰己之言謂無勞于憂不可不成宣考之謀積也莽云義彼謂義其人江聲云義讀爲儀儀度也非是

己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宣王興我小邦周宣王惟卜

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邦。今文已作臨替作僭

王二字。莽詁云熙爲我孺子之故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又曰言天道當思助人況更用卜吉可知矣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替讀爲僭故漢書作僭魏三體石經蓋用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則作替僞孔云廢也按篇末云天命不僭不陳惟若茲則此亦當作僭爲長天命不僭謂天命無不信也不僭借上帝命謂不敢不信天命也天命見於卜吉篇中日格知天命日迪知上帝命皆能信天命者也孫星衍說漢書宣王惟卜用無宣王二字是今文宣王惟卜用止作惟卜用

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今文嗚呼作烏虜畏作威基作其。莽詁云烏虜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

師古曰言因此難更以強大段玉裁說以大大訓丕不以矣訓其蓋今文尙書作丕丕其也其讀如姬語詞故莽以矣字代之立收篇卒平其見隸釋故知此亦當同也錫瑞謹案段云今文尙書作不丕其是也云莽詁以矣字訓基則非也莽詁曰始而大大矣明是以始訓基基始也見爾雅釋詁蓋今文作其而仍讀爲基非讀如姬而以爲語詞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今文丕作不。莽詁云爾有惟舊

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錫瑞謹案據莽詁則惟當訓思惟之惟公云舊人蓋指文武舊臣與公同心者故莽以與己同之泉陵侯當之古不同字今文作不於義爲優寧王字莽詁多訓爲安王室其義迂曲不若鄭注以受命曰寧王指文王言於尙書全經爲合莽詁於此文以太皇太后代寧王則亦與以寧王爲文王者略同是今文說亦不盡以寧王爲安王室也

天闔茲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

○今文作天茲勞我成功所。莽詁云天

茲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孟康曰天闔勞我國家成功之所在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業安

帝室所謀之事段玉裁說茲秘閣古通用尙書斷無複用闕茲二  
 字之理蓋今文尙書既古文尙書多一勞字故孟注慎勞仍是茲  
 訓慎也下文天亦惟用勤茲我民若有疾莽作天亦惟勞我民若  
 有疾蓋今文尙書無茲字勞非釋茲也錫瑞謹案段說是也莽作  
 茲勞孟康訓以慎勞是今文尙書作茲勞二字與古文或作闕或  
 作茲止當爲一字者不同陳喬樞定今文尙書乃誤以段說古文  
 爲今文刪去勞字止作天茲我成功所段明云今文尙書多一勞  
 字彼豈未之見耶莽以宣王爲安皇帝與前以太皇太后代宣王  
 之義不同師古分兩句讀非是錢大昕說傳訓闕爲慎又解之云  
 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孔疏云闕慎釋詰文攷釋詰本云茲慎  
 也經旣以闕爲茲不當重出茲字據莽詰云天茲勞我成功所則  
 知此經茲乃勞之訛字形相涉從人傳寫致誤孔傳尙未誤也錢  
 說與段少異義亦可通僞  
 孔傳蓋卽襲用孟康語耳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  
○今文忱作謀考作累○莽詰云肆子告

我諸侯王公列侯躬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師  
 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言之言有至誠之辭則爲天所輔累託也  
 言天以百姓託我漢書孔光傳光引書曰天棐謀辭言有誠道天  
 輔之也與莽詰合江聲說淮南汜論訓夏后氏之殞不能無考又

說林訓曰白壁有考不得爲寶是考有疵累之義故云天其累我以民也陳喬樞說師古注訓肆爲陳與僞孔傳訓肆爲故義異又訓累爲託言天以百姓託我與僞孔傳以考訓成其義迥殊此襲取漢儒服應等舊注用三家今文尙書之說爲解非師古所能臆造也化誘莽作告告亦曉諭之意與化道誼同諶古文尙書作忱古忱諶通用錫瑞謹案莽誥多增字釋經使人易曉天字以字疑莽以意增之今文特以考爲累異於古文耳

孫星衍云今文作天其累我以民恐未可據

子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今文曷作害其作敢○莽誥云子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

師古曰我曷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孫星衍說寧人漢書多作安人是今文以寧王寧人爲安王室安人不如鄭說以寧王爲文武也錫瑞謹案據莽誥今文之義亦不盡然下文前寧人莽誥直作祖宗不云安人其義爲勝子害敢古文作子曷其與前後皆作敢不合莽誥用今文作敢其義爲優

天亦惟用勤愆我民若有疾子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今文作

天亦惟勞我民曷作害畢作彌○莽誥云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子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衆衆若有疾



苦我曷敢不願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段玉裁說按上文弼作  
輔業亦作輔而弼與畢音近今文尚書蓋作攸受休弼故與弼我  
不丕其同以輔字代之也錫瑞謹案段說是也段又云今文尚書  
無茲字以古文考之則是今文本作天亦惟勤我民莽諾以勞字  
代勤也茲據莽諾兩處皆  
作勞義當畫一不必從段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

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

棄基肆子曷敢不越卬救寧王大命

○今文弗作不肯作克曷作

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菑  
厥子播而穫之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父有  
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堂而構莽燎以成之父菑耕其田子當布種  
而收穫之反土爲菑一曰田一歲曰菑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  
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孫星衍說後漢書肅宗紀  
云不克堂桓注引尚書乃不肯堂矧肯桓疑桓是桓桓今文構作  
桓也陳壽三國志用克構字則今文肯爲克也錫瑞謹案謂今文  
肯爲克是也謂今文構作桓非也莽諾用今文明作構魯峻碑云

承堂弗構蔡邕祖德頌云克構其堂司空文烈侯揚公碑云克不

堂構陳留太守胡公碑云克構克堂伯嗜書石經一用今文其所

據今文尙書作克構後漢書構作桓乃宋人避諱改之耳據後漢

書則古文尙書弗肯字今文作不克魯峻碑弗構作弗三家文異

也書正義曰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稷皆有弗字又曰鄭王本

於矧肯構下亦有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正義所引皆古

文若今文異同不可攷宜從蓋關莽誥以祖宗代宣王字

與鄭君訓宣王爲文王義合此莽誥用今文說之不誤者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今文養作長○莽誥云

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蠻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

之弗救其子者正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

不得避親當以公義段玉裁說按兄者周公謂武王也考成也厥

子謂成王也若武王成宣王大命既肯堂肯構肯播肯穫矣乃有

武庚等伐其子爲民之長如子實母弟及爾邦君尹氏御中其可

相勸弗救乎此條語本易明僞孔不以此誥爲周公之言故其解

賤駁不可通王莽效之此語亦甚明謂若劉氏祖宗在上而忽有

義信者效湯武伐其子孫諸侯三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

相勸弗救乎師古注泥僞孔傳尤爲不可通又按此若字與上文

若考一例謂若家兄有成業而有同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固其

長也其可相戒弗救乎以恆情曉之也友莽何以作效湯武蓋效二字音與形俱相似今文尙書受蓋作爻說今文家必云爻者效也效湯武故莽用其說也王闢運說兄考武王也尊者弟兄不以屬通周公攝政故得兄武王先君爲考言我願武王伐殷之故事案王說近是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

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猷人誕

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今文嗚呼作烏摩那作岡越作粵法作定○莽詒云烏

序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猷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以助國也迪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粵辭也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爲艱難以干綱紀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孫星衍說爽者方言及廣雅釋詁皆六猛也猛與孟聲相近釋詁孟勉也說文云爽明也明都卽孟諸明

孟通字是明亦勉也哲者釋言云智也智卽明也故漢書以爽爲勉助以哲爲明也法者古作金與定相似故今文爲定鄭近造說文遵行難也或作僞故誕鄰卽大難漢書以大逆謂之今文義也錫瑞謙案今文法作定與下今天降定義貫於義爲優非以亦惟宗室之僞民之妻僕代經亦惟十人與前以宗室之僞四百人民饑九萬夫代經民僕有十夫義合則今文說以此亦惟十人卽前所云民僕有十夫與書僞秦書引先儒鄭元等皆以十人爲十亂不同大誥乃周公之言公在十亂中不應自稱亦以今文家優也

子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禘夫子曷敢不終朕畀

○今文禘作音曷作音○莽誥云子

承念曰天惟喪覆義劉信若畜夫子書敢不終子晦師古曰畜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晦

事之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子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今文曷作害敢弗于從作害敢不卜從

○莽誥云天亦惟休于祖宗于害其極卜書敢不卜從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卜法敢不往從言必從也江聲說言天

休美于前王安人之功吉可知矣于曷爲究極之于卜哉以爾來心不安故今既卜矣敢不惟卜是從乎錫瑞謹案今文作害敢不卜從江說近是師古用僞孔傳以往從訓卜從非也莽以祖宗代前宣人則今文家亦以宣王爲文王前宣人爲文王所用之人其有以爲安王室安人者莽誤解耳

率宣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

○今文指作旨莽諱云率宣

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故于大以爾東征師古曰言術祖宗之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錫瑞謹案師古訓旨爲美則經文作旨僞孔作指訓爲指意非是莽誥於宣人或代以祖宗或代以安人此直云宣人未知其義如何師古云祖宗又云安人其意重覆失之白虎通誅罰篇云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輔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尙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又云征篤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尙書曰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以管叔鮮次周公旦下是以管叔爲周公之弟故云誅弟攷劉向列女傳母儀篇趙岐孟子注高誘呂氏春秋開春篇注後漢書樊豐傳張衡思步賦三國魏志毋邱儉討司馬師表傳子通志篇皆以管叔爲周公弟與白虎通義合蓋今文家說如是僞孔傳亦用今文說也漢武

氏石室畫像列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周公列武王之下管蔡之上此石刻之最可據者惟史記管蔡世家以管叔次周公之上當是用歐陽之說與諸家用大小夏侯說不同陳喬樞乃云管叔爲周公兄自古無異說惟僞孔傳及白虎通此篇以管叔爲周公弟恐是後人據孔傳以改

白虎通失之不攷

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莽詁云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必信之矣卜兆陳列惟如此案大傳曰周

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大傳釋此經之旨與洪範篇義同王逸注招魂引尙書決之著龜卽此傳加之著龜也

受業  
桂  
夏承慶  
赤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三

善化皮錫瑞

金縢第十三

周書四

金縢

大傳金縢列大誥之後葉夢得曰伏生以金縢作於周公殁

兩命魯郊祭之事是經文秋大熟以下必非金縢之文孔子見百篇之書而序稱周公作金縢周公不應自言死後之事此篇經文當止於王翼日乃瘞或史臣附記其事亦止於王亦未敢謂公也其秋大熟已下考之書序有成王告周公作亳姑則是其逸文後人見其詞有以啓金縢之書乃以屬于金縢耳錫瑞謹案大傳以雷雨開金縢在周公薨後則當次於立政周官之下乃僅列大誥後豈當時已合

亳姑於金縢乎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今文弗作不○史記魯世家曰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錫

瑞謹案史公以爲十一年伐紂則克商二年爲十三年卽王訪箕子之歲也今文尙書作不豫論衡死僞篇卜筮篇知實篇引經與



史記同漢書韋元成傳匡衡蕭高祖等廟曰今皇帝有疾不豫白虎通續漢書禮儀志皆云不豫蔡邕和熹鄧后諡議曰遺疾不豫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

○今文功作質。史記周本紀曰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祓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又魯世家曰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集解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元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錫瑞謹案鄭以穆爲文王未知今文說同否僞孔訓戚爲近殊不可通小爾雅廣名云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小爾雅多與僞孔說同蓋出王肅一人之手尤不可據鄭說稍近而云公知武王有九齡之命今必瘳故止二公之下如其說則公何以卜爲又何以禱爲蓋公惟恐卜而不吉憂怖先王故必先禱請以身代而後敢卜庶卜無不吉故止二公而自以爲質也江聲說質當讀如周鄭交質之質謂公以己爲質質于三王以代武王也其說是也史記正義曰自以質幣告三王是非

爲三壇同墀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今文植作

戴珪作圭。

史記魯世家曰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論衡死僞篇曰周  
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請命設三壇同一壇植璧秉圭植璧疑後人  
改之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戴璧秉圭史記魯世家漢書王莽傳  
大元祝皆作戴可證易林无妄之繇曰載璧秉圭載載古通用也  
陳喬縱說古者以玉禮神皆有幣以薦之璧加於幣之上故  
曰戴璧亦作載璧讀如束牲載書之載今文家說當如是也  
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遊厲虐疾冊作策  
惟爾元孫某遺厲虐疾作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史記曰告  
于大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集解鄭元  
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稱某不名諱  
之者由成王讀之也徐廣曰阻一作淹孫星衍說某爲王發者發  
武王名禮臨文不諱又父前子名古文本作王發與鄭康成所見  
本異也云勤勞阻疾者遺厲爲勤勞蓋古今文之異非史公詰訓  
言武王勤勞以致險疾也說文云阻險也淹與險聲相近疑經文  
本作淹疾史公易爲阻也淹久也錫瑞謹案漢書論衡皆作策祝  
與史記同蓋今文作策古文作冊也史公引書皆據今文孫云古  
文作王發非也鄭君以爲諱之由成王讀之則當時策書本作王  
發今文爲

得其實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今文丕作負某

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段玉裁說今文尙書負子之責說當如此惟以諸侯之稱通加天子耳何休注公羊徐廣注史記作諸侯疾曰負茲徐彥徐廣說復乖異隗囂告州牧部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蓋謂民安其所乃無背棄子民之咎負者背也金縢今文是有負子之責於天謂武王有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隗囂用今文家說錫瑞謹案段說是也正義引鄭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禍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鄭君以不子爲三王不愛子孫與白虎通說異陳喬樞謂鄭與白虎通誼同乃從

今文家說非也

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

事鬼神

○今文子仁若考作旦巧元孫作王發若作如○史記曰

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王發不如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江聲說仁若衍字也薛季宣書古文訓考字作巧古

文巧俗讀巧爲考或且改作考字非也能字屬巧讀巧能故多材

藥也案江說是也論衡死僞篇引經與今本尙書同釋之曰鬼神者謂三王也卽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仲任習歐陽尙書其所引經與史公所引歐陽尙書異者乃後人以古文尙書改之如植壁不作戴壁

此後人改之之證也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今

文定爾作定女祗畏作敬畏下無嗚呼二字寶命作葆命依歸上多所字今我下多其字珪作圭俟爾命上多以字。史記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女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集解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元龜大龜也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鄭元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是鄭本亦有所字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弁是吉

史記曰周公已令史策告

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卽三王而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論衡卜筮篇曰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善則逢吉惡則逢凶天道自然非爲人也又死僞篇曰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嫌禱厭訟以禱勝已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又知實篇曰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墀既設筭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安今文尙書啟爲開周禮卜師注引書曰開籥見書與史記合據論衡則今文作乃逢是吉史公云遇吉用故訓孫星衍說史公以爲卽三王而卜是大王王季文王前各置一龜以占

禮考之意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

今文無體字罔作無予

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錫瑞謹案君前臣名史公以此爲人賀武王之詞今文尙書作且是也史記無體字史公疑訓體爲幸毛詩氓體無咎言韓詩作履云幸也是體與履通義得訓幸蓋公見卜吉而喜曰幸也王其無害史公云入賀故不云幸

也解者必以君占  
體解體字恐非

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今文惟作維茲攸俟作茲道

念予一人集解馬融曰一人天子也江聲說史記云維長終是圖茲道能

茲道偶孔傳云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似與史記誼合僞孔傳

時或采取漢儒之誼其說間有是者案此疑亦王肅本其父明所

受楊賜之歐陽義故與史公合也茲道屬上爲句承作長故訓字

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日乃瘳。今文冊作策翼作翊

金滕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疹論衡感類篇曰克殷二

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

可非世常法故藏于金滕不可復爲故掩而不見錫璫謹案仲任

所引今文說也蔡邕胡公夫人哀讚云翊日斯瘳是今文尙書作

翊日翊卽翌字說文有翊無翌

武王既喪史記曰其後武王既崩白虎通崩薨篇曰喪者何謂也

直言死稱喪者何爲孝子之心不忍言也尙書曰武王既喪詩正

義引鄭注云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錫

瑞謹案鄭注以既喪爲終喪服據白虎通用今文說以武王既喪  
證人死稱喪之義是讀喪爲喪亾之喪非喪服之喪史公訓喪爲  
崩蓋與白虎通義同羣叔流言當在武王初崩之時今文家說爲  
是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筭葬於岐周周公  
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郟及熊盈以畔又云元年夏六月葬武  
王于畢則周公攝政三叔流言皆在武王未葬以前初崩逾年事  
也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史記曰成王少

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又管蔡世家曰管叔  
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又管蔡世家曰管叔  
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大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而纘公  
子蘇父醜誦此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在襁褓  
疑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爲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  
蔡疑周公醜誦此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在襁褓  
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體辭莊王尙幼矣周公見疑矣此世之  
將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當作監叛也錫瑞謹案據大傳則  
武庚祿父當是兩人論衡恢國篇曰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  
其祀立武庚之美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王仲任以武庚祿父爲

兩人正用伏生大傳之說白虎通姓名篇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爲名祿甫元名武庚則以武庚祿父爲一人二名蓋班氏用夏侯說與仲任歐陽義不同其所言譏二名亦與公羊之義不合詩幽風被斧疏左定四年傳疏引大傳皆無立武庚三字乃後人不知武庚祿父爲二人而誤刪之當以邲鄘衛譜疏引爲正又案大傳史記言三監皆無霍叔漢書地理志云邲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古今人表管叔蔡叔在第九等霍叔處在第四等是班氏不以霍叔在流言之列鄭注大傳云不及霍叔者蓋赦之也不知三監本無霍叔若三人同罪不得獨赦之經云若茲監又云臣我監監卽周禮建牧立監之監武王使管蔡與武庚同監殷民非專監武庚其後三監滅而康叔爲監若專監武庚康叔又誰監耶又案大傳史記皆云成王在襁褓蒙恬傳曰昔成王初立未離襁褓淮南要略篇曰成王在襁褓之中後漢書桓郁傳實憲疏曰昔成王幼少越在襁褓此皆今文家說然實形容已甚之辭據大傳史記之文成王當武王崩時亦非甚幼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又曰天子十八日孟侯周公封康叔爲四年建侯衛之年成王年已十八則武王崩時成王非襁褓可知也史記曰成王七年周公反政又曰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遷政於成



王史記無避居之文則七年當從武王崩後數起若武王崩成王在強葆再加七年不過十歲公既攝政何不再攝數年俟其長而歸之乃遽授之十歲孺子乎豈十歲孺子卽已長能聽政乎則武王崩時成王非強葆又可知也五經異義引古文尙書說成王卽位年十三明年葬武王于畢成王年十四周公冠之而出征東征三年歸營各制禮樂而致政成王年十九譙周五經然否論引古文尙書說亦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王肅以爲文王年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鄭君則以爲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鄭解孟侯用今文說又加服喪居東之年放與古文說不同與今文說亦異若大傳以爲攝政四年建侯衛成王年十八稱孟侯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四與古文說成王卽位年十三相去一年再加三年爲周公七年致政之年成王年二十一與古文說成王年十九相去二年是今古文說成王之年本

無大異初非幼在襁褓之中漢書杜欽傳云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此亦不在襁褓之一證若在襁褓安得有獨見之明周公作詩貽王若在襁褓安知未敢訓周公又抗世子法於伯禽若在襁褓何以抗法盧辨注大戴禮記曰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云在襁褓之中言其小盧說是也必以襁褓爲實則古書所言成王之事無一可通然其誤亦有自來買誼請豫教太子疏云昔者成王幼在緜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成王爲太子在緜抱時事諸家或以爲太子時事傳爲卽位時事遂致此誤又新書修政語云成王年六歲卽位故云襁褓案六歲卽位加以攝政七年正合十三歲之數或又誤以嗣王之初歲爲復辟之元年故少卻七年耳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史記曰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

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錫瑞謹案史公雖讀辟爲避然不以爲避居東都陳喬樞云鄭君讀辟爲避與史公同皆據今文家說非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史記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與師東伐作大誥

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

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

二年克殷錫瑞謹案史公之說與伏生合皆以爲居東二年卽是

東征逸周書作雒解云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大震潰降辟

三叔王子祿父北奔肆躒云賦賦一云父管叔經而卒乃

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

于九畢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字于東其說與大傳史記合詩

幽風毛傳以二子爲管蔡與鄭箋不同故詩譜疏云毛以罪人爲

得管蔡周公居東爲東征也論衡恢國篇云周成王管蔡悖亂周

公東征此今文說以居東爲卽是東征之證而感類篇引古文家

管蔡流言周公奔楚之文乃鄭說所本然西漢今文家無此說西

漢古文家如毛傳亦無此說也孫星衍拘於班固謂遷書載金縢

多古文說乃以毛公與史公同者爲古文說鄭以周公居東在成

王禱後說與史公異者爲今文說而無以處論衡明言古文家乃

曰王氏充以爲古文者今文亦古說也不曉家法似倒錯亂強詞

飾說豈不怪哉光武封禪刻石文曰皇天眷顧皇帝以匹庶受命

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

得今文解斯得爲盡得亦不同於鄭義以罪人爲周公屬然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謂公

命謂作訓。今文名作

史記曰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鷓鴣王亦未敢謂周公錫瑞謹案名當從史公作命書釋文云名徐仙民也政反是徐從史公讀爲命也訓順古通用成王未敢順公意也鷓鴣詩言網繆厲戶卽營成周作禮樂之意成王未敢自任故亦未敢順公意也段玉裁說案玉篇曰信古文作訃集韻曰信古作訃玉篇之訃卽集韻之訃皆本說文煨字玉篇从立心非从大小字也史記之訓乃訃字之誤蓋今文尙書作未敢信公與古文尙書作謂公不同其說可備一解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

電作雨

邦作國。史記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斯拔周國大恐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遠成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也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子

幼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所以明  
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咸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  
禮周公也論衡咸類篇曰金滕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  
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虜王  
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  
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  
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奔楚故天雷  
兩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以爲信讒二家未  
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尙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  
木偃禾頗爲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滕之書見周公之功  
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己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  
也孫星衍說此秋大熟已上有脫傳不知何年秋也史公說爲周  
公卒後秋未穫竝言周公在豐病將沒欲葬成周之事合之書序  
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則  
此是亳姑逸文成王所作與周公所作全廬別是一篇亳姑篇今  
亾猶可以此考見其云告周公者蓋以天變視告改葬之則所云  
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謂惟我小子其逆于國家應有  
之禮亦宜有此天變也錫瑞謹案孫說近是段玉裁乃以今文爲  
荒謬謂豈有爲詩貽王之後秋大熟之前間隔若干年大事不書  
周公葬而哭誓其薨後之事不知史記載其事甚明王亦未敢訓

周公後尙有營洛遷政奔楚反歸作多士毋逸立政周官諸篇本  
有若干年大事始接以周公在豐病將沒之文段氏妄誦今文並  
不一攷史記已則荒謬已極何反以古人爲荒謬乎陳香樞名治  
今文曲意阿謬乃云伏生年記憶容不能全故脫去避居東國  
之事不知兩漢諸儒從無避居之說彌論避之史記序次甚  
晰居東卽是東征與大傳相合安得以爲伏生脫去耶陳氏寧道  
伏生誤諱言鄭君非蒙所不解又案論衡引經雷電字誤當作雷  
雨邦人字誤當作國人後漢書張奐傳注引大傳亦誤作電作邦  
皆淺人據古文尙書改之也感類篇雷雨字凡二十餘見則其前  
引經當作雷雨甚明王仲任習今文故篇中引今文說辨駁二千  
餘言於古文  
家不置一辭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賸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

說。今文改作開。史記曰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賸書王乃  
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錫瑞謹案今文啟爲開論衡  
順鼓篇曰成王開金賸之書感類篇曰開置得書見公之功恢國  
篇曰周成之開置後漢章帝紀建初五年詔曰輒有開置反風之  
應皆作開獨斷言冕冠引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是今文解弁字  
與古文同史公作朝服蓋今文家訓弁爲皮弁與鄭注以弁爲爵

弁稍異或據王莽傳子甚弁焉疑今文家以弁爲弁急之弁其說甚鑿與史記不合未可信也異義古尙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許君所引古文說以開金縢卽在武王崩之後一年與鄭說秋大熟爲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又異要皆非今文義也論衡感類篇引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陳壽祺云蓋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譌故以金縢之事與亳姑之事聯爲一也案陳說亦無據未敢信爲今文死字疑是傳寫論衡之譌其下句云今天動感以彰周公之德厥作感亦傳寫之誤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說一作簡或今文字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史記曰二公及

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陳喬樞說據釋文則馬本古尙書作茲不作噫也噫當是今文尙書字史記云信有者乃訓釋信字之詞非以有爲噫之代字釋名釋言語曰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憶之也○今文執事一作執士○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無以或加事作士乃三家異文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

動成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今文穆作穆

冲作幼迎上無親字○史記曰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穆

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

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案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帝

乃震勸執書以泣亦以執書以泣為公薨後之事白虎通封公侯

篇曰周公身葬天為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

孝天所與也喪服篇曰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為周

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與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

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尙書曰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漢書梅福傳曰昔成王

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雨著災又儒林傳谷永上疏曰

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注皆引尙書大傳又杜

鄭傳曰大風暴過成王但然亦當用今文師古引古文尙書王

乃啟金縢之書悔而還周公非其義也後漢書周舉傳永和元年

詔問曰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

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以禮葬之天為

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章懷太子引尙書洪範五行傳曰



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  
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蓋盡起又張  
奐傳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章懷注引尙書大傳  
何休公羊解詁曰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  
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  
周公之德論衡感類篇曰狐疑於葬周公之問天大雷雨動怒示  
變以彰聖功又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  
德不以天子禮葬故爲雷雨以責成王皆與伏生史公今文義合  
公不感類篇引古文家異義引古文說及中論智行篇曰昔武王崩  
惟感類篇引古文家異義引古文說及中論智行篇曰昔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啟殷昨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  
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與鄭君古文說略同  
中論注綱目稱之而史記魯世家又載周公爲成王禱疾其後  
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蒙恬傳亦載其事  
漢書云遷書載金縢多古文說疑卽指此而言然史公以周公奔  
楚在反政後又與論衡五經異義鄭注尙書中論及墨子越絕書  
之說皆異或公之禱疾本有兩事或卽一事傳譌皆未可知史公  
意在網羅放失舊聞不拘一說王仲任許叔重皆明別之爲古文  
若兩漢今文初無是說則不必深辨之也陳喬樞必欲合鄭說於  
今文輒轉支離紊亂家法未敢附和今文說以此爲周公薨後之

事則迎不得爲迎周公孫星衍說迎之義亦爲逆禹貢同爲逆河  
河渠書溝洫志皆爲迎河史公無新字則惟朕小子其迎言有逆  
禮致天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

築之歲則大熟○今文邦作國○史記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

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衰周公

之德也錫瑞謹案今文說王出郊爲郊祭因郊祭止天變遂賜魯

郊洪範五行傳白虎通公羊解詁其說皆同後漢書和帝紀認曰

成王出郊而反風注云王乃出郊祭天事見尙書是其明證惟論

衡感類篇云開匱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

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王仲任以出郊爲觀變不以爲郊祭

三家異說不同感類篇又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爲風雷

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爲疾反  
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據此則今文家解  
築之爲築大木與馬鄭王訓築爲拾異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築  
拾也非是○一作天止雨○論衡云天止雨反風今文尙書當作  
止雨王引之說琴操說周金縢曰成王聞周公死以公禮葬之天

乃大暴風疾雨成王懼取所譏公者而誅之天乃反風霽雨據此  
則古文之天乃雨今文當作天乃霽雨止爲霽故論衡以止兩代  
之也蓋古文言天大雷電而不言雨故下文曰天乃雨今文既言  
天大雷雨則下文又曰天乃雨顯與上文不合蓋亦作天乃霽而後人  
文也而下文又曰天乃雨顯與上文不合蓋亦作天乃霽而後人  
據古文改之也錫瑞謹案王說今文不得言天乃霽也論衡明云  
文作天乃霽亦無塙證琴操云天霽雨不云天乃霽也論衡明云  
天止雨安見今文不卽作止雨乎論衡順鼓篇云周成王之時天  
下雷雨偃禾拔木爲害大矣成王開金滕之書求索行事得周公  
之功執書以泣遏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遇與止同義蓋仲任所  
據今文作止也琴操云周公誅管蔡之後有謗公于王者成王大  
怒欲囚周公周公乃奔于魯而死成王以公禮葬之天乃風雨其  
說又與今文家略異

受業

燕羅宿  
袁宗濂校